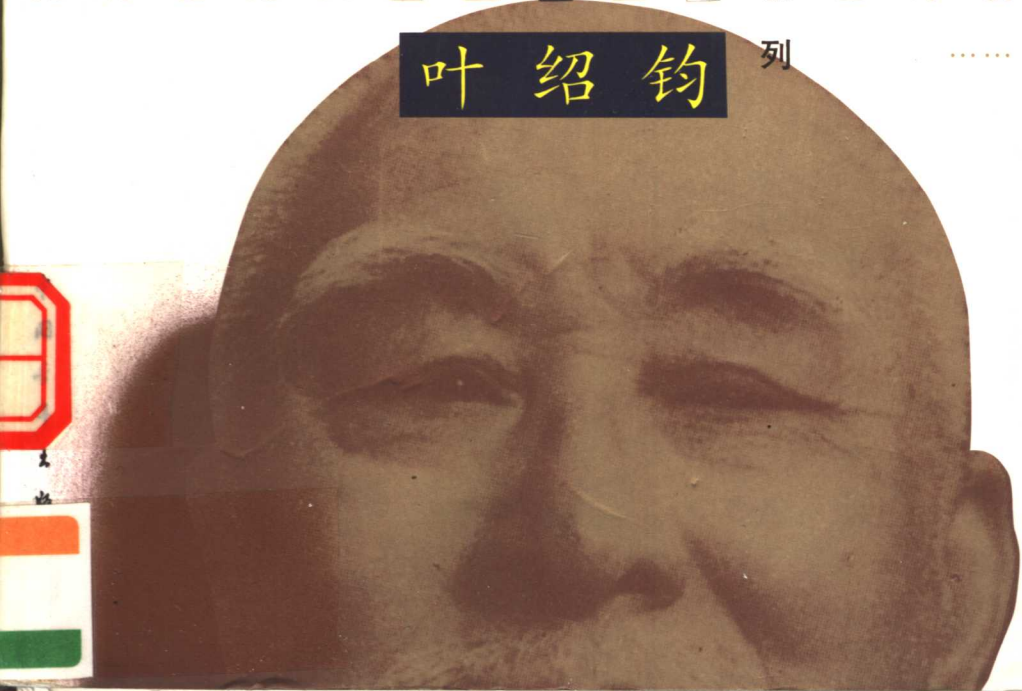


讨厌居住

却日忙没退度不安显读
此务说都恬限都安这的
致他地夫更低的得书生
以营喟工版名家散文系列
何心感的店
感流子书
反之架读明
起士起连开
引学搭子藏
便人要样典最别能点天
书文偏个者示说望一是
读故给这或表望巴读他
说有暇到了点愿只逸得
听也不乱有的一的想逸见

叶绍钧



未厌居习作

叶绍钧

中国书局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闵宁

封面设计：吴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厌居习作／叶绍钧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11
(典藏开明书店版名家散文系列)
ISBN 7-5006-2080-2

I. 未… II. 叶…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9069号 N. 1266

出版发行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印刷者：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 1/16 14.75印张 2插页

1995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价12.00元

写在前面

中国出版史上这样记载着：

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

青年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3年由开明书店和

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立。

开明——中青，从此便有了血脉关系。

七十年的“开明”历史，四十五年的“中青”

历程，数代人辛勤劳作，培育出的是一座斑

斓绚丽的昆仑园圃。我们采撷其中最美丽的

一束花朵，敬献给深深关爱着我们的广大

读者和作者。

愿这一页历史，在今天能有一个更新的

开头。

于：开明书店七十周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四十五周年 纪念日

自序

我的散文曾经在十年前和俞平伯先生的散文合在一起，取名《剑鞘》，由朴社出版。以后写的，经过一番选剔，取名《脚步集》，由新中国书局出版。集子出版之后，自己看看，觉得像个样子的文篇不多，淘汰还不见得干净，引起深切的惭愧。最近两三年，又写了一些散文。朋友劝说，不妨再来一本。我就把这些新作也选剔一番，再把《剑鞘》和《脚步集》里比较可观的几篇加进去，又补入当时搜寻不到的几篇，成为这一本集子。

我常常想，有志绘画的人无论爱好什么派头，或者预备开创

壹

什么派头，他总得从木炭习作入手。有志文艺的人也一样，自由自在写他的经验和意想就是他的木炭习作。无奈我们从前的国文教师不很留心这一层，所出题目往往教我们向自己的经验和意想以外去寻话说，这使我们在技术修练上吃了不小的亏。吃了亏只有想法补救，有什么经验就写，有什么意想就写，一方面可以给人家看看，一方面就好比学画的描画一个石膏人头。即使没有大的野心，不预备写什么传世的大作，这样修练也是有益的。能把自己的经验和意想畅畅快地写出来，在日常生活上就有不少的便利。我是存着这种想头写这些散文的，所以给这一本集子取了个《习作》的名字。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叶绍钧

没有秋虫的地方	壹
藕与莼菜	肆
看月	捌
牵牛花	拾壹
天井里的种植	拾肆
速写	贰拾贰
“苏州光复”	贰拾陆
“说书”	叁拾
“昆曲”	叁拾伍
几种赠品	肆拾壹
三种船	肆拾陆
读书	陆拾贰
养蜂	陆拾陆
薪工	柒拾
文明利器	柒拾叁

“怎么能……”	柒拾柒
“双双的脚步”	捌拾壹
假如我有一个弟弟	捌拾柒
做了父亲	玖拾伍
中年人	壹佰零贰
儿子的订婚	壹佰零陆
过去随谈	壹佰壹拾
将离	壹佰贰拾贰
客语	壹佰贰拾柒
回过头来	壹佰叁拾陆
掳枪的生活	壹佰肆拾玖
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	壹佰伍拾肆
战时琐记	壹佰伍拾捌
没有日记	壹佰陆拾壹
“心是分别不开的”	壹佰陆拾叁

与佩弦 壹佰柒拾捌

两法师 壹佰捌拾陆

不甘寂寞 壹佰玖拾捌

过节 贰佰零肆

诗人 贰佰零柒

水患 贰佰壹拾肆

没有秋虫的地方

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不见一只蝴蝶，谁说是鹁鸽

□

箱里的生活，鹁鸽未必这样趣味干燥呢。秋天来了，记忆就轻

□

轻提示道：“凄凄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是一点影响也

□

没有，邻舍儿啼人闹弦歌杂作的深夜，街上轮震石响邪许并起

□

的清晨，无论你靠着枕儿听，凭着窗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

□

听不到一丝的秋虫的声息。并不是被那些欢乐的劳困的宏大的

□

清亮的声音淹没了，以致听不出来，乃是这里本没有秋虫这东

□

西。啊，不容留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乡间，这时令满耳朵是虫声了。白天与夜间
□
一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
□
或者轻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缓的
□
凉风看守着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唯一的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
□
秋虫的合奏。它们高，低，宏，细，疾，徐，作，歇，仿佛曾
□
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
□
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那有不成
□
两间绝响的呢。

□
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
□
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绝好的自然诗
□
篇，不独是旁人最欢喜吟味的，就是当境者也感受一种酸酸的
□
麻麻的味道，这种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隽永的。

□
大概我们所蘄求的不在于某种味道，只要时时有点儿味道
□
尝尝，就自诩为生活不空虚了。假若这味道是甜美的，我们固
□
然含着笑意来体味它；若是酸苦的，我们也要皱着眉头辨尝它；

这总比淡漠无味胜过百倍。我们以为最难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这一个淡漠无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热烈的梦，一口苦水胜于一盏白汤，一场痛哭胜于哀乐两忘。但这里并不是说愉快乐观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须求的，甜汤是罪恶的，狂笑是魔道的。这里只说有味总比淡漠远胜罢了。

所以虫声终于是足系恋念的东西。又况劳人秋士独客思妇以外还有无量数的人，他们当然也是酷嗜味道的，当这凉意微逗的时候，谁能不忆起那美妙的秋之音乐？

可是没有，绝对没有！井底似的庭院，铅色的水门汀地，秋虫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们没有它们的翅膀与大腿，不能飞又不能跳，还是死守在这里。想到“井底”与“铅色”，觉得象征的意味丰富极了。

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作

藕 与 莼 菜

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若

□

在故乡，每当新秋的早晨，门前经过许多的乡人：男的紫赤的

□

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躯干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觉；女

□

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头布，虽然赤脚却穿短短的夏布裙，躯

□

干固然不及男的这样高，但是别有一种康健的美的风致；他们

□

各挑着一副担子，盛着鲜嫩玉色的长节的藕。在藕的家乡的池

□

塘里，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边，他们把这些藕一濯再濯，所

□

以这样洁白了。仿佛他们以为这是供人体味的高品的东西，这

是清晨的图画里的重要题材，假若满涂污泥，就把人家欣赏的

□
浑凝之感打破了；这是一件罪过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担在身上，

□
故而先把它濯得这样洁白了，才挑进城里来。他们想要休息

□
的时候，就把竹扁担横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随便拣择担里

□
的过嫩的藕枪或是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过路的人便

□
站住了，红衣衫的小姑娘拣一节，白头发的老公公买两支。清

□
淡的甘美的滋味于是普遍于家家且人人了。这种情形，差不多

□
是平常的日课，直要到叶落秋深的时候。

□
在这里，藕这东西几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从我们的故乡

□
运来的，但是数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华公子硕腹巨贾的帮

□
闲茶房们把大部分抢去了；其余的便要供在大一点的水果铺子

□
里，位置在金山苹果吕宋香芒之间，专待善价而沽。至于挑着

□
担子在街上叫卖的，也并不是没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

□
便涩得像未熟的柿子，实在无从欣羨。因此，除了仅有的一回，

□
我们今年竟不曾吃过藕。

这仅有的一回不是买来吃的，是邻舍送给我们吃的。他们

□

也不是自己买的，是从故乡来的亲戚带来的。这藕离开它的家

□

乡大约有好些时候了，所以不复呈玉样的颜色，却满被着许多

□

锈斑。削去皮的时候，刀锋过处，很不顺爽。切成了片，送入

□

口里嚼着，颇有点甘味，但没有一种鲜嫩的感觉，而且似乎含

□

了满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兴，他把这许

□

多片嚼完，居然有半点钟工夫不再作别的要求。

□

因为想起藕又联想到莼菜。在故乡的春天，几乎天天吃莼

□

菜。它本来没有味道，味道全在于好的汤。但这样嫩绿的颜色

□

与丰富的诗意，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呢。在每条街旁的小河

□

里，石埠头总歇着一两条没篷船，满舱盛着莼菜，是从太湖里

□

去捞来的。像这样地取求很便，当然能得日餐一碗了。

□

而在这里又不然；非上馆子，就难以吃到这东西。我们当

□

然不上馆子，偶然有一两回去扰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莼菜上

□

市的时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过。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亲戚

来了，送他几瓶装瓶的西湖莼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也尝了

□

新了。

□

向来不恋故乡的我，想到这里，觉得故乡可爱极了。我自

□

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再一思索，实在很

□

浅显的：因为在故乡有所恋，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便萦着系

□

着不能离舍了。譬如亲密的家人在那里，知心的朋友在那里，怎

□

得不恋恋？怎得不怀念？但是仅仅为了爱故乡么？不是的，不

□

过在故乡的几个人把我们牵着罢了。若无所牵，更何所恋？像

□

我现在，偶然被藕与莼菜所牵，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

□

所恋在那里，那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作

看 月

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的人对于月亮的圆缺隐现是不

□

甚关心的。所谓“天井”，不到一丈见方的面积。至少十六支光

□

的电灯每间里总得挂一盏。环境限定，不容你有关心到月亮的

□

便利。走到路上，还没“断黑”已经一连串地亮着街灯。有月

□

亮吧，就像多了一盏街灯。没有月亮吧，犹如一盏街灯损坏了，

□

不曾亮起来。谁留意这些呢？

□

去年夏天，我曾经说过不大听到蝉声，现在说起月亮，我

□

又觉得许久不看见月亮了。只记得某夜夜半醒来，对窗的收音